

我与《河北法制报》的故事

投稿邮箱:hbfbzbwh@126.com

我与《河北法制报》这些年

□ 霍建明

春去秋来,屈指一算,我作为《河北法制报》忠实读者已近40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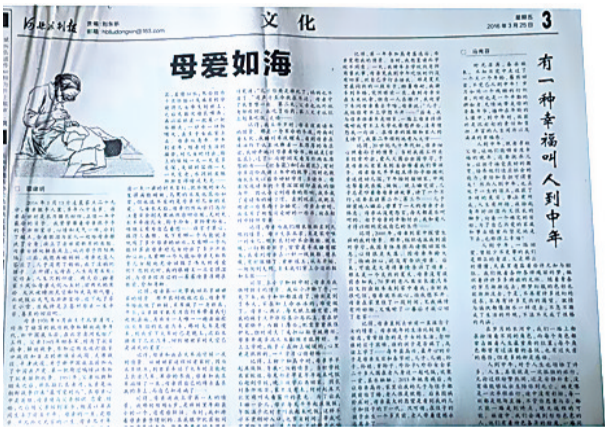
1984年,我大学一毕业就到了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工作。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每次会议除《河北日报》报道之外,还有那时作为全省政法战线唯一的报纸《河北法制报》。每次会议,报社一般派一名记者来报道会议的内容,刊发一个综合消息。从那时起,我就与报社的记者熟悉了。由于那时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内容多是程序化的,加上记者采访任务重,有时候就委托我们工作人员将会议的综合消息写成新闻稿,署名本报特约通讯员予以刊登。所以,每过两个月就常常有自己的名字见报,随后收到报社寄来的五六元的稿费。那时,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才50多元的年轻人来说,这算是一份可观的收入了。多年以后与朋友们谈起那段往事,还很开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2003年,我到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任副主任,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全省的地方性法规起草、修改工作。地方性法规在全省民主和法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然地与报社工作联系更多了。《河北法制报》不仅报道法规的背景、内容、讨论修改情况,还报道法规的实施情况,有时还就主要的规范内容进行专项或深度解读。报社的宣传报道既宣传了地方性法规,也推动了我省的法治建设,同时也提高了法工委工作的知名度。

2013年,我的工作又有了变化,交流到省司法厅任职。因为《河北法制报》创刊时隶属省司法厅,办公地点也在省司法厅,其中

报社的记者、编辑与司法厅人员常常交流互动,可以说至今相互之间有源远流长的感情,工作来往也非常密切。随着报社的发展和版面的增加,又由于司法厅工作点多、线长、面大,有监狱、戒毒、律师、人民调解、公证、普法宣传等等;省司法厅各种会议各项工作也相应地增加,报社都给予了及时准确地报道,推动了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特别是《河北法制报》和司法厅每周推出的司法行政工作专版,更是向全省介绍宣传司法行政工作,也调动了全省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工作的积极性,各单位以在专版上刊登稿件而自豪,同时也使全省党委政府及普通群众了解了我们司法行政工作。应该说,我们应感谢《河北法制报》这么多年对全省司法行政工作的鼎力支持。

随着在省司法厅工作时间的推移,我也与《河北法制报》联系我们厅的记者、编辑因工作上来往的增多而成了朋友。2016年春节前,我的母亲病重去世,报社记者朋友得知后在电话中对老人去世表示慰问,我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已写了一部分,不知报纸能否刊登。朋友听了之后说看看稿子。由于是个人亲身经历,写自己的母亲,稿子很快写出来发了过去。当天晚上记者朋友便回复说可用,大约第三天告知我,按报社稿件编发流程经修改后在文化版发表了。《母爱如海》这篇文章



图为作者刊发的稿件存报。

是我第一篇以散文形式写的作品。文章刊发后,不少网站和报纸也进行了转载,远在北京的亲人也索要报纸留作纪念。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激发了我的写作欲望。工作之余,我写了纪念父亲的文章,还陆续写了苏东坡、陆游、白居易等与茶有关的文章近20篇,都在《河北法制报》刊发,许多文章还先后被今日头条、中华网等转载,反响良好。这既锻炼了自己的文笔,又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特别是近两年,写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回首参加工作这40年来,可以说与《河北法制报》同行,也与《河北法制报》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感谢《河北法制报》对我多年来工作的支持,更感谢报社编辑们对我文章的指导和认真修改,让我实现了大学时便有的文艺创作的梦想。我将继续勤耕不辍,写出更好的稿子。值此《河北法制报》创刊4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河北法制报》在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彩。



个人简介

霍建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研究生学历。曾先后担任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处长、副主任,省司法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



· 筑梦园地 ·



个人简介

孙长林,任职于河北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全国公安文联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河北文学院高研班学员。



追光前行的日子

□ 孙长林

数字之于每个人,会有不同的含义。或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一组熟悉的号码,或是一曲策马过花溪的青春之歌、一份割舍不断的人生情怀,抑或是一种真诚的坚守、一段追光前行的日子。

接到“我与《河北法制报》的故事”约稿函,一时思绪万千,感慨良多。自2006年从部队转业算起,我与《河北法制报》相识相知已有17载了。6000多个日子倏然而过,我在《河北法制报》发表的各类作品累加起来达430余篇,笔下100多位警察的故事,通过这个平台走入大众视野,走向更大的空间。

特别是2009年国庆期间,我采写的“毒蜂蜇伤司机 民警‘吸毒’抢救”的报道经《河北法制报》等媒体刊发后,省公安厅启动战时奖励机制,分别给两名民警记二等功、三等功,宣传效果始料未及。因为发自内心的感激、感动和感恩,更加增强了我对《河北法制报》的情感认同。受表彰的民警戴上大金字的绶带,喜庆的光晕如鲜花一样映照在他们的脸上,也绽放在我的心里。

在完成工作之余,我也踏着适合自己的写作节奏,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从写散文、随笔,到写报告文学和小说;从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到赴鲁迅文学院接受专业培训;从两部文学专著的出版,到获得多个杂志的写作大赛奖项;从中篇报告文学发表,到完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过往的画卷、场景、片段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河北法制报》创刊40周年之际,除了对这份报纸及编辑、记者的感恩之外,更多的是回忆、怀念和向往。

“因为热爱,所以投入。因为投入,所以有智慧的飞跃!”我想把这句话赠给《河北法制报》的老教师们。细数一起走过的这一程山水,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宋法绪主任。老兄深沉内敛,平时话很少,但一出口必是妙语连珠,他一句“你的文章很适合我的胃口”的温暖话语,点燃了我写作的激情,

因为这颗“糖果”,意味着被肯定、被接纳、被看好。王玉朝主任既能精准指出稿子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委婉地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还练就一手书法技艺。安世乔主任既是编辑高手,也是写作大才,永恒追逐着文字的美,她的作品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韩志强副主任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兄,他总能把我的作品“打捞”上来,并不辞辛劳地加以修葺,让原本平淡的故事情节变得起伏跌宕。我和孙继增副主任平时交流较多,他既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又有极强的沟通能力。让我感动的是,每次接电话他必称我为兄,必在我挂电话后才挂电话,这种自然而谦逊的品格体现出良好的个人修为。张乔大姐总是赞扬我的创作潜力,提示我用更具体的笔墨去书写。写作的道路是孤独的,特别需要编辑的绵绵加持和殷殷指导。李永志和刘帅编辑当属顾盼生清辉、笔锋娟且秀、俏眉生华章的美女编辑,她们总是跟进与我沟通,搞清楚每一个数字或文字背后的含义。民警中的新闻人物能够走到更大空间,绽放精彩的人生,她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在与编辑们17年的“共事”过程中,我总能感到,他们把文字作为一种精神方向,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精心地记录下一闪而过的美好感觉,在芜杂纷繁的生活镜像里,用热乎乎的爱恋,将条条彩带、层层梯田、绵绵群山编织成一幅壮丽的图景。

其实,最深的感情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历经岁月沧桑的陪伴,是始终如一的真诚相待。能与《河北法制报》相遇,让我相信,人生中,总有一束光是为我而来——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看得见的在乎。



图为作者保存的刊发稿件的报纸。

时光总在诠释一种朴素的情感,有些时候、有些人、有些关系,是可以让我们卸下心防的。只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载体、一个平台,去接住我们,与我们同在,纵使什么都没有说,单纯的连结也就足够——这就是爱的力量,这就是文字和文学的力量,这就是我17年与《河北法制报》一起走来的最大感受。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单位院内的月季开了又谢,天上的月亮圆了又缺,夏天的午后悄然落下一场细雨,第二天换上长袖衬衣,夏天就和秋天交接了。远远地听,街上又传来糖炒栗子的叫卖声,月色一天比一天清素,《河北法制报》走过了40年的壮美岁月,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到来了。

有幸陪伴这份我珍爱的报纸走过17载,那些独特的流年记忆,如同结绳记事上的一个个绳扣,清晰标注着厚重的内涵,让一段追光前行的时光,扩充了生命的容量,有了精神的刻度。

回顾和庆祝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又一次真切体悟到,《河北法制报》是一块丰饶美丽的土地,因了有一群勤于笔耕的政法一线作者们,因了有一批知识储备、能力储备、策划储备丰富的“园艺师”们,《河北法制报》的明天一定会群芳争艳,异彩纷呈!

清风明月入日常

——韩联社《孤鹜秋水辞》读记

□ 远牵

历经十几度春秋积累、五六载寒暑裁定,韩联社老师的《孤鹜秋水辞》以上下两辑成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亮相。这是一曲落霞孤鹜与秋水长天倒影下苦乐参半的人生大赋,也是韩联社老师一本哼呀正经又浩气满怀的逍客行歌!

这些被李世琦先生称之为“歌行体”的古诗辞,如夫子自道,如将进酒,如流年叹,如乱弹六韵……于俗世之中感冷暖,无端思纷飞;于凡尘之中煮新茶,沧月梦黄粱。伴晨钟暮鼓,有时驭白龙,有时吃酒去,有时醉不归。既有萧含(韩联社年轻时起的笔名,意即小韩)的青春放歌风雅颂,更有老韩(韩联社中年之后自称)的灵性沉吟逍遥游。

这么多诗吟辞赋中,我最爱的当属那首汪洋恣意、水花四溅的《巨瀑歌》了。“君不见南山之巅长青草,青草碧绿如君颜;君不见青史一片哇啦声,啜跼声里走泥丸;君不见高堂明镜发如雪,银髯飘潇著诗篇。”作者自喻如是。“天地白花花,光阴堕连环,为何枯坐书斋一任水流悲苦颜?太阳欲坠下,月亮升尘寰,光明不可灭,云霞更璀璨。”作者自勉如题。一首巨瀑六路达世界,洞悉这人间气象万千,让人心意驰骋,浑然忘物,这样的一挂飞瀑水龙吟,不亦美哉者大,不亦快哉者风!

内心揣着明月清风的老韩毫不避讳直书世间俗事,他尝以“俗眼观世界,道眼看世常”作菜根嚼谭,风雅不失俗常,大俗也即大雅。这种近乎天籟、不染杂尘、发乎自然的流水白话,内中凝聚着亿万期年的燃烧与沸腾,深埋与发酵,一瞬间喷涌流向现实中的身边世界,不可阻挡。于是日常生活中万事皆可入诗,“曾谓才华遍地流,自诩啜啦水龙头”,还有以粥为题的若干首“煮粥”“熬粥”“喝粥”“品粥”。“晨起清水淘杂粮,一锅老粥即时香。黄豆绿豆争上下,黑米薏米论短长……养吾浩然气,阔我小胸膛。举锄刈杂草,明日好种粮,杭杭!”这些熬粥诗于小日常见大精神,老韩自谦只称这些偶成之句为“顺口溜”,这样的“顺口溜”最后还带着象声词,实在是可爱可乐又可叹!老韩诗兴一来,随时随地可作诗,乘公交车时作诗,理发时作诗,且一作就连数首,生病时也不忘作诗,读史时则更要作诗,“无论茶与酒,有情皆美味”“日日是好日,晴光不言愁”。

“歌行体”是体格比较自由的乐府诗体,格律一般不拘平仄,这种随心随性又风流高雅的体式很对韩联社埋头浩瀚史海的博古沉思,所以吟出来的句子意境古朴,活泼灵动,超度物我,气象万千。这种诗句萦绕的文思有一种散文化的晕染效果,在人间百事中倾注笔墨,剪除万千烦恼丝,有种“一言融尽千百意”的大化之美。

《孤鹜秋水辞》,即便是老韩谦虚自谓的“顺口溜”,也有他的精微入理,明心见性。一篇篇看过来,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跳脱灵感,那种老鸭翔远翔顶的悠闲自得意,真如同大热天的七月里吃了一支冒冷气的老冰棍儿。就这么顺口一溜,任凭天高地迥,韩联社老师以不羁之笔一篇篇点化出了“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境地。我这厢案边尽可随时提读,那一番透彻的清涼美意,其间圆满、洒脱极致。此一种情致,在有章法与无格律之间的偶然释然之得,自然必是极好的。他就是凭着这些善感率性的通透,从容淡然地安身立命,习得了生命的大自在!

重温红色记忆

□ 吴志军

井冈山市的龙市镇是著名的革命旧址之一。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龙市镇现保存有朱毛当年会见旧址——龙江书院。书院始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原宁冈、酃县、茶陵三县的客籍绅民捐款集资修建。它背靠五虎岭,面临龙江河,故称“龙江书院”,是当时湘赣边界客家人子弟求学的重要场所。

龙江书院坐西南,朝东北,砖木混合结构,穿斗式梁架,封火硬山墙,灰砖青瓦。经洋池,迈状元桥,抬头可见大门正中“龙江书院”白底黑漆四个大字。书院前后三进院,中厅是“明道堂”,毛泽东指示创办红军教导队后,这里便是对部队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进行授课的地方。穿过天井再往后是三层高的“文星阁”,毛泽东与朱德曾在阁楼上会谈。书院的左右回廊与厢房相通,屋舍众多,斋祠分列。大革命时期,井冈山凭借险峻山势、工农拥护,保存了革命火种。今日社会安定繁荣、百姓乐业,人们把井冈山作为奋斗不息的精神源泉。

“文星阁”是龙江书院内最高建筑,斗拱挑檐,恢宏壮观。因文物保护,已不对外开放。从前游客可逐梯而上,登高远眺。巍峨群山蜿蜒而来,龙江河如一道长虹横贯其中。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当时红色政权面临着敌人疯狂围剿,自然环境恶劣,生存极为艰难。乌云蔽日狂风卷,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中国革命道路在哪里?毛泽东在八角楼上,挥笔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为中国革命指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光辉道路。

遥想那日,毛泽东从容登上龙江书院“文星阁”,井冈山巍巍耸立,犹如革命之魂,龙江水滔滔不绝,犹如革命之势。毛泽东镇定自若,远眺的日光,跨过龙江书院,跨过井冈山,看到更为广阔的全中国。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来到井冈山,把革命火种洒向全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是一种力量,那些来井冈山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人,参观毛泽东旧居、朱德挑粮小道、八角楼、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后,一定会被共产党人不畏艰辛、不顾生死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一定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才能走向伟大复兴之路。

现如今,龙江书院依然保留着当年红军教导队教室原貌,宽敞大堂,鲜红旗帜,堂中摆放着黑板和课桌。近百年前,红军革命干部学员在这里开展政治学习,以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为己任,流血牺牲,无怨无悔。这种精神至今激励人们不断前行。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